

劉伯驥著

西洋自由七藝綱要



石京宜主贈書
月 日

臺灣中華書局印行

S016071

016071

G 550.9
883

劉伯驥著

西洋
自由
七
藝
綱
要



臺灣中華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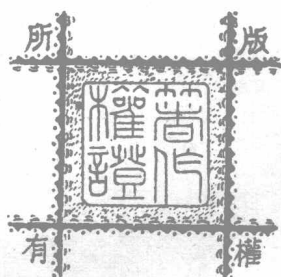
S9002566

中華民國五十一年六月初版

西洋自由七藝綱要(全一冊)

基本定價一元六角五分

(郵運匯費另加)



著者 劉 伯 驥

發行者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者 臺北市長安西路一四〇號之三
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處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四號
臺灣中華書局

王·尚參臺

序

自由七藝或七種自由藝(Seven Liberal Arts)、中世紀教學之課程也：中初級教育，語文與數學兩類，爲其講授之科目；大學教育，法醫哲神各科，藉此階梯而進修焉。質言之，自由七藝者，上承希臘之哲學，羅馬之經學，下施人文主義之智慧，自由教育之通義，而構成中世紀西方文化教育之基礎，曾爲學者皓首窮求，孳孳用力之道也。然而以時代之推移，教育之變革，文獻之散逸，故制湮沒，往跡消亡，所謂自由七藝者，紀述所遺，獨存概念耳。矧論其內容，究其學旨，考其師承，追溯其淵源本末，及史闕文，茫然實未易知。韋編已朽，而荒於末學，寧不惜哉？夫西方碩彥如林，墳典悉備，茹古涵今，馳騁風發，惟對此藝之勤劬鑽研，撰著考證者，僅得數子焉：一曰栢卡氏(H. Parker, "The Seven Liberal Arts" 英國歷史評論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890、卷五、第十九期，頁四一七至四六一)、二曰戴維遜氏(Thomas Davidson, "The Seven Liberal Arts" 教育評論 The Educational Review, 卷二、頁四六七至四七三、及大教育家亞里斯多德與古代教育理想 The Great Educator Aristotle and Ancient Educational Ideals, 1892)、三曰威斯特氏(Andrew F. West, "Seven Liberal Arts," 阿爾昆與基督教學校之肇興 Alcuin and the Rise of the Christian School, 1920、頁四至二十)、四曰亞比爾遜氏(Paul Abelson, The Seven Liberal Arts,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1906)、五曰巴涅氏(Louis John Paetow, "The Arts Course at Medieval Universitie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Grammar and Rhetoric," 伊里奈大學學報 The

University Studie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1910, 卷三, 第七期)。各具別裁, 述其原委, 撮七藝之闡闡, 爲人文之龜鑑, 踵承絕學, 殆空谷足音矣。然其論旨, 限於教學之課程, 粗舉教本, 不過摭摭史料, 稍作有系統之闡明而已。至對於中世紀學術之源流與演變, 條理旁推, 尙感闕如; 卽論學統之全貌, 及其產生此課程之前因後果, 又語焉不詳, 故義晦而莫彰也。若夫自由七藝之流於中土, 首見諸李之藻名理探一書, 早在第十七世紀之初, 耶穌會士挾西洋學問東來, 迺譯亞里斯多德名著, 而論藝之義, 析藝之倫, 顧淺淺立言, 未引起儒者重視, 蓋亦卑不足道焉。

或曰：自由七藝云者，不過爲中世紀一套百科全書式之課程，代表當時學校、修院、與大學授業之內容，欲以定型化之科目，統宇宙與人性之智識爲一體，遂使人類思想，囿於此形式者凡七八百年之久。自文藝復興後，思潮橫溢，感情奔放，此舊形式主義之藩籬，已被衝破；迨科學興起，工業革命後，社會生活，方式漸異，教學內容，又爲之一變。故此拘於七藝之有限經義，自難饜人類之需求，乃代之以新穎而豐富之智識，自由七藝，遂流於抱殘守闕之倫，不復爲人所眷顧者，勢也，亦理也。雖然，自由藝教學之定爲七種，原肇自中世紀，顧此藝乃人文之學也，當其編入課程，以時代之需要不同，分量自有多寡之別，範圍且有廣狹之殊，權衡輕重，自立範疇，猶今日學校課程，對科學之取捨，亦相類焉。故舉形式而言，似未足爲詬病。夫自由藝既爲人文之學，卽希臘之學也，羅馬之學也，陶冶靈性，啓迪思想，培養能力，一貫學統，儼然爲教化所是賴。韓昌黎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此務本之學，東方然，西方亦莫不然也。是以現代思想之進步，文哲之優美，科學之昌明，以其歸於教育栽培之功，毋寧謂由此學問基礎所涵煦之結果，而表現文化發展之現象，

譬蟠根之發繁花，濫觴之成巨浸已。是故，自由藝之價值，所以備靈性之作用，植人文之根基，允爲現代教育所宜重視者，卽在斯歟？

著者嗜藝，涉獵有年，稽尋墜緒，探搜殘篇，乃治其梗概，編爲綱要。不揣淺陋，欲抒一得之愚，纂義鉤玄，以明西方文教之本源也。當今世亂方亟，學術每失其方向，人類靈分惘然，尙詭崇霸，流毒天下。憫世之士，嘗倡自由也，人文也，以矯時弊，端德性，而清本末。區區之作，竊慕斯旨焉。若夫故事敷陳，有類乎獮祭；義訓乖舛，莫辨於魯魚，大雅君子，斲而裁之，抑亦幸矣！

中華民國五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劉伯驥書於美國舊金山

西洋自由七藝綱要目次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自由藝的淵源

第二節 自由藝的傳布

第三節 自由藝的轉變

第四節 自由藝與自由教育

第五節 自由藝的本質與價值

第二章 自由七藝的起源

第一節 自由藝的定義

第二節 藝之自由的與實用的

第三節 自由藝何以列爲七種

第三章 自由藝教學的目的

第一節 準備哲學的研究

第二節 準備演講術的訓練

第三節 準備神學的專修	三九
-------------	----

第四章 自由七藝的效用	五三
-------------	----

第一節 羅馬自由藝的效用	五三
--------------	----

第二節 基督教自由藝的效用	五六
---------------	----

第五章 文法	六二
--------	----

第一節 定義與起源	六二
-----------	----

第二節 文法兩泰斗——杜納陀斯與巴立斯安	六七
----------------------	----

第三節 中世紀的文法教學	七三
--------------	----

第四節 沙脫爾與巴黎的文法教學	七八
-----------------	----

第五節 新文法	八一
---------	----

第六章 修辭	八六
--------	----

第一節 定義與起源	八六
-----------	----

第二節 羅馬的修辭家	九〇
------------	----

第三節 沙里曼學校的修辭	一〇二
--------------	-----

第四節 修辭的式微與變質	一〇四
--------------	-----

第七章 論理學 一〇

第一節 定義與起源 一〇

第二節 羅馬對論理學的繼述 一三

第三節 基督教學校的論理學 一七

第四節 士林哲學派的論理學 一九

第五節 新論理學 二二

第八章 算術 二六

第一節 定義與起源 二六

第二節 羅馬的算術 三〇

第三節 中世紀的算術 三二

第四節 大學的算術 三七

第九章 幾何 三九

第一節 定義與起源 三九

第二節 羅馬的幾何 四四

第三節 中世紀的幾何 四五

第四節 大學的幾何 四八

第十章 天文

第一節	定義與起源	一五一
第二節	羅馬的天文	一五五
第三節	中世紀的天文	一五六
第四節	大學的天文	一六一

第十一章 音樂

第一節	定義與起源	一六三
第二節	羅馬的音樂	一六六
第三節	早期基督教的音樂	一六七
第四節	中世紀音樂教學的發展	一七二
第五節	大學的音樂	一七五

第十二章 前三藝與後四藝

第一節	自由藝的區分	一七七
第二節	前三藝各科的關係	一七九
第三節	後四藝各科的關係	一八三

第十三章 自由七藝的教學

第一節 基督教學校的課程

一八七

第二節 大學的課程

一九九

第十四章 自由七藝的變革

第一節 人文主義

二一三

第二節 宗教改革

二二九

第三節 耶穌會的治學方法

二三五

西洋自由七藝綱要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自由藝的淵源

西方文化的起源與發展，夷考其過程，析言之，是孕育於希臘，傳播於羅馬，而陶鑄於基督教。這三個時期，乃凝成西方文化基礎的三大主力。西方文化教育中一套定型化的課程——涵煦人文的自由藝，也濫觴於希臘的先哲，續述於羅馬的作家，而普遍施教於中世紀基督教的修院與各級學校。故自由七藝的教學，實代表古代有組織的學校課程，也可以說是中世紀教育的縮影。即使後至文藝復興時期，以恢闡古代經學的學問為職志，擺脫中世紀主義的桎梏，使智識的領域，益形擴展，亦不過終結自由七藝內容的增飾，而對於這種具有悠久傳統的學問軌範，還沒有完全放棄。這樣說來，自由藝支配着古代的西方文化教育，一脈相承，殆有二千年的歷史。

希臘創造文化的理想，實為自由藝所由產生。無疑的，柏拉圖（Plato，西曆前四二七至三四七年）與亞里斯多德（Aristotle，西曆前三八四至三二二年）的著作，曾論列自由藝的意義。前者見諸理想國（The Republic），啓迪自由藝的性質，並探究其遠古的起源。後者見諸倫理學（Ethica Nicomachea）與政治學（Politica），認為自由藝的效用，乃對於人類最高能力的訓練。當公元前第三世紀時，希臘的自

由藝教學，初級的有文法、體育、音樂或加以圖畫；高級的則爲算術、幾何、天文、音樂、論理學、修辭及哲學。約在第二世紀，亞歷山大里亞（Alexandria）和東方各地，自由藝漸變而臻於系統化，希臘的文法與修辭，名家輩出，數學的科學，像算術、幾何與天文等，則由歐克里德（Euclid）、亞基米德（Archimedes）、亞里斯塔古（Aristarchus）、喜帕卡斯（Hipparchus）、埃拉托色尼（Eratosthenes）、及托里買（Ptolemy）等著作爲代表，智識泉流，學藝雲湧了。

羅馬時期，拉丁作家開始追求希臘的學問，而表揚自由藝的價值。自由藝者，是適應於自由人的教學課程，不僅爲着社會的自由，且求思想的自由，這也可說爲人性的藝，即發展人之所以爲人之重要的能力，始成爲通才。公元前第一世紀，發祿（Varro）的著作，對自由藝首作有系統的論述。西塞祿（Cicero）以此等藝——幾何、音樂、文學與詩詞，及有關於人類性質習慣的人文之學，與公共事務的科目，稱爲自由的、高尚的。凡藝的理論與實際，其指示生活之正當途徑者，統歸於哲學範圍之內。西塞祿明言祖述希臘的學問，認爲法律、哲學、歷史之與自由藝的關係，是值得研究的，但應注意者，是否每一科都稱爲自由而已。昆體良（Quintilian）亦論及自由藝，惟其主旨，特別重視修辭。約在第四世紀，羅馬帝國的學校中，自由藝的課程，已普遍施教，而自由藝之列爲七種，首見諸卡拉（Capella）的著作。當耶穌紀元之初，在東方，許多基督教傳教士，慕希臘的哲學與文學，認爲適宜於修習；在西方，大部份傳教士雖受希臘學術所薰陶，但認爲這種學問與教義相悖，故仍持反對的態度，視之爲異端的。及自第四世紀起，異端學校衰落，教會競興，其力量浸假影響於教育。教會領袖，以異教徒既制勝，對自由藝減少畏忌之心，且認識其需要，乃據爲己有，採納這課程的內容，視作

一種方法，以達其準備神學研究之目的。這種世俗的學問，當時認為對於基督教是有價值的，遂紛紛講求，博學之士，並加以勤劬的著作。因此，聖奧古斯定 (St. Augustine) 所寄以理想的教育本質，亦不殊於昆體良。繼之以波愛琴斯 (Boethius)、加西奧多 (Cassiodorus)、依西多祿 (Isidore) 等努力，踵武前規，闡揚其義理，視此古代希臘羅馬的智識爲七條大道，使成爲定型化，用作教士訓練及俗人教育的課程。

第二節 自由藝的傳布

羅馬帝國後期，自歷次戰爭，屢遭蠻族劫掠，教育廢弛，古籍散遺。及帝國沒落，社會蕩然，其所保持古代世界的智慧、規制及威儀，從而破滅了。可是，「天子失官，學在四夷」，這種文化遺產，尚維持一樣的流行於兩個地域——極西在愛爾蘭，極東則爲拜占庭 (Byzantium)。溯其原委，分述如次：

當歐陸喪亂時期，學者皆遷避於英格蘭三島，尤其所謂「聖者之島」的愛爾蘭，所受蠻族的侵略與蹂躪，比大陸各國輕得許多，故對於古代文獻，能够保存，且創立許多修院，維持着希臘語文教學。愛爾蘭蘊藏古代的學術，既享盛名，各方士子，紛紛負笈而從學，於是教士啓其傳布之心；另一方面，歐西大陸，因學問之空虛，梅盧溫任 (Merovingian) 朝與卡盧林任 (Carolingian) 帝國諸王，對愛爾蘭教士之傳教，既竭誠歡迎，且聘爲教師，更造成有利之形勢。第六七世紀之際，愛爾蘭教士，挾教義，懷學問，渡海而至歐陸，如哥林班 (Columbanus，約五四三至六一五年) 之泄法意，加盧

(Gallus, 即聖加爾 St. Gall, 約六二七至六四六年)之臨德國, 爲其著焉者。由哥林班自己的績業與其門徒的紹述, 在法意德等國, 創立修院凡百餘間; 教義與自由藝, 遂傳布於各地。迨沙里曼 (Charlemagne) 大帝崛起, 恢闡教育, 禮延學者到歐陸, 重振講帷, 其著者爲阿爾昆 (Alcuin)。阿爾昆亦曾在愛爾蘭受學, 力倡以自由七藝爲學校課程, 蔚爲風氣。由阿爾昆傳至莫路斯 (Rabanus Maurus), 發展富爾達 (Fulda) 修院, 成爲日耳曼文化的中心, 自由藝的府庫, 名震於全歐。故這時自由藝的學科, 其大部份基礎, 乃傳自愛爾蘭, 而非羅馬的。經過這種種努力的傳布, 自由藝遂由羅馬帝國殘餘中救出來, 墜緒重整, 學統益彰。而修院在當時爲學術之府, 名家繼述師承, 亦大有助於自由藝的進展。五百年間, 自由七藝陸續發揚, 成爲教會之先決的需要, 視此七條大道, 可導引心靈通於智慧的秘密, 而進於科學的聖地。文法是全部真實學問與科學的基礎, 學者應由文法、修辭與論理學開始修習, 進而探究數學的科學, 然後至自然哲學——這是全體科學之冠。在哲學之上, 則爲神學, 高於一切。這是自由七藝在中世紀學術系統中所處的所謂下倫之地位。

東方的拜占庭, 不僅爲古代希臘文化的寶庫, 亦爲希臘學術的傳播者, 且與基督教及東方文化相接觸而混合, 遂陶鑄其拜占庭型的文化。然而此東羅馬文化的體系, 仍爲西方文化的支流, 故以自由藝, 尤其亞里斯多德的學問, 爲教學的內容。自第五世紀起, 學術漸興, 羅馬威儀, 猶存未墜, 以迄第九世紀, 凡哲學、文法、修辭、辯證法、幾何、數學、天文、音樂的學問, 皆注意講求。故當西方陷入野蠻時代, 只有拜占庭依舊保持文明。第十一世紀時, 由「哲學家的太子」西路斯 (Michael Psellus, 一〇一八至一〇七八年) 領導, 促使柏拉圖哲學的復興。這世紀亦爲拜占庭文化的黃金時代。其治

學方法，學生初習文法與修辭，乃進而授高等課程——算術、幾何、音樂、天文，以躋於哲學。西路斯沒後，其弟子紹述前微，亞里斯多德的論理學、倫理學，爲之闡揚。厥後學者輩出，類皆通人學士，勤於編譯，像凱薩（Caesar）的雅利亞戰爭（Bellum Gallicum）、西塞祿的西培奧之夢（Somnium Scipionis）、奧維德（Ovid）的變態（Metamorphoses）及希魯地（Heroides）、杜納陀斯（Donatus）的小藝（Ars Minor）、波愛荪斯的哲學的安慰（De Consolatione Philosophiae）等書，都由拉丁文譯爲希臘文，故典籍亦很豐富。叙利亞的上層階級社會，原宗希臘的文化，雖在公元前六四年被羅馬征服，但精神方面仍爲希臘化，故詩學、修辭、音樂、數學、哲學研究風氣特盛。迨至耶穌世紀，阿提克（Antioch）、依地沙（Edessa）、及尼西比（Nisibis）等城鎮，其禮拜堂學校，對於希臘學問的啓迪，頗負時譽。當聶斯多列斯（Nestorius）被伊斐宿斯（Ephesus）公議會所放逐，其教徒由拜占庭流浪至叙利亞，使此等爲智識中心的城鎮，益增其重要性。約由第六世紀起，聶派教徒，對亞里斯多德的哲學與論理學，普非里（Porphyry）的導論（Isagogue）、泰勒斯（Thrax）的文法、加連（Galen）的醫學，由希臘文譯爲叙利亞文，或釋以注疏，其中最重視者爲亞里斯多德的論理學。由第七世紀中期起，當回教徒初與聶派接觸時，聶派教徒已完全浸漬於希臘化的精神之中。在一世紀之間，經過聶派學者的傳遞，回教徒遂由叙利亞文或由原始希臘文的哲學家、數學家、及醫生的著作，傳入阿拉伯。另一方面，阿拉伯征服叙利亞後，開始與希臘文化學術之僅存者相接觸而吸收其大部份。可是，希臘的思想文化，實由叙利亞人、波斯的蘇魯支教徒（Zoroastrians）、猶太人及哈蘭（Harrah）的異教徒，傳授於阿拉伯的學者，而以巴格達爲學術中心，翻譯亞里斯多德的論理學、希婆卡拉底（Hippocrates）及歐克里德的

幾何、柏拉圖的政治學、加連的醫學、亞基米德的算術、托里買的天文，碩彥如雲，勤於著述，使希臘文化，儼然移植於阿拉伯半島。論理學之中，亞威宸納（Avicenna，九八〇至一〇三七年）闡釋亞里斯多德的工具（Organon），爲其評註最偉大者之一。當回教徒經北非洲而侵入西班牙，此西方之阿拉伯人即摩爾族（Moors）。他們隨侵入法國，杜爾（Tours）一役（七三二年）敗後，退居於西班牙，開始發展其文化。其後，在巴格達回教徒中之宗教狂熱者，猶東方基督教之放逐羈派一樣，將希臘化的教徒驅逐（約一〇五〇年），故東方學者，紛紛逃往北非洲及西班牙。是時哥爾多巴（Cordova）、格拉納達（Granada）、托利度（Toledo）、及色維爾（Seville）等地，皆設有學院。當東西方基督教學校的學術淪於低潮之際，東方學者誠庸中佼佼，却在這裏灌溉其學藝之圃，教授東方的學術，發展科學與數學，如算術、幾何、三角、物理學、天文、生物學、醫藥、外科、論理學、形而上學、及法律學等，有高度的進步；師生共同生活，研究精神，空前鼎盛。當此之時，阿拉伯人，實爲世界學子之巨擘。在摩爾族作家中，有亞味洛厄茲（Abu'l Walid Mohammed Averroes，一一二六至一一九八年）者，企圖將亞里斯多德的哲學與回教的教義，合而爲一，對中世紀後半期的思想家，有很大的影響。由羅馬時期以迄於文藝復興之間，他可稱爲對亞里斯多德學說最偉大的評註家。在回教世界中，東有亞威宸納之紹承，西有亞味洛厄茲之續述，便產生新亞里斯多德的智識，引致學者更醉心的研究。當第十二世紀之初，實一文化活動劇烈之時，哲學家欲於波愛荅斯之典籍外，再探考亞里斯多德之學說；算學家欲於原有之智識外，更求深奧之學理，可是希臘的古籍不可得，故歐陸學者，只得轉而乞靈於回教徒，負笈從師。竟蔚爲風氣。迨歐洲學者之肄業於西班牙的，携回各種重要譯本，遂恢復希臘